杜工部集

杜工部集卷之五

虞山蒙叟錢　謙益　箋註

古詩五十六首 居東川再至閬州復還成都作

觀打魚歌

綿州江水之東一作水津，魴魚鱍鱍色勝銀。漁人漾舟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饔子左右揮霜刀，鱠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禿尾不足憶一作惜，漢陰槎頭遠遁逃。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歡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鬐，咫尺波濤永相失。

綿州 寰宇記漢為涪縣屬廣漢郡即涪水之所經隋開皇五年改為潼州為綿州以綿水為名水經注綿水西出綿竹縣又與湔水合亦謂

之郟江也又言是洛水洛水又**赤鯉**古今注兗州人謂赤鯉爲赤驥酉陽雜俎國朝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鯶公賣者決六十杜寶大業拾遺錄梁郡清冷水有大魚似鯉頭一角長尺餘鱗正赤從水出入橫躍迸流西廿十餘里入睢陽界皆謂赤龍大鯉從淵而出此亦唐祚將興之兆

禿尾詩義疏鱮似魴而大頭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買魚得鱮不如啖茹徐州謂之鰱或謂之鱅殆所謂徐州禿尾也

槎頭襄陽耆舊傳峴山下漢水中出鯿魚肥美常禁人採捕以槎斷水謂之槎頭鯿宋張敬兒爲刺史齊高帝求此魚敬兒作六艣船置魚而獻曰奉槎頭縮項鯿魚一千六百頭夢溪曰孫炎釋爾雅積柴木水中養魚曰槮襄陽俗謂槮爲槎頭言積柴木槎枒然也

魴魚詩義疏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于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洛陽伽藍記京師語曰洛鯉伊魴貴于牛羊

素鬐西征賦華魴躍鱗素鬐颺鬣

又觀打魚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一作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波濤挺叉入小魚脫漏不可記一作紀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一作岩頭有時立東

津。鐵魚已再來。主人罷鱠還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鱣鮪隨雲雷。干戈兵革鬬未止。一云干戈格鬬尚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爲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

挺叉西征賦垂餌出入挺叉來往注叉取魚叉也西京賦曰叉簇之所攙捔 山根東京賦王鮪岫居山有穴曰岫其穴在河南小平山故有山根之句古今注鱣之大者曰鱣鮪之大者曰鮪

越王樓歌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越王樓綿州圖經在綿州城外西北有臺高百尺上有樓下瞰州城唐顯慶中太宗子越王貞爲綿州刺史日建李餘詠越王曾牧劒南州因向城隅建此樓橫玉遠開千嶂雪暗雷下聽一江流貞刺綿州本傳不載蓋史闕也

海棕行

左綿公館清江濆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文自（一作但）是衆木亂紛紛海棕焉知身出羣移栽北辰不可得時有西域□僧識

左綿（蜀都賦于東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舊注綿州涪水所經涪居其右綿居其左故曰左綿）海棕（唐子西衡家遊治平院詩云江邊勝事畧尋遍不見海棕高入雲注云即老杜所云東津者蕃館與棕皆在涪江之東津也陸放翁云老杜在左綿所賦海棕今已不存宋子京益都方物海㯶贊㯶皆櫛皮此獨自榦擢于顛藂首披散狀華而實其値則四千注云大抵㯶類然不皮而榦葉叢于杪至秋乃實似樸子）

姜楚公畫角鷹歌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一作如）到幽朔觀者貪愁（一作徒驚）掣臂（一作臂掣）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眞在左綿却嗟眞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摶空上九天

楚公 名盡記姜皎善畫鷹鳥玄宗在藩邸尚衣奉御伊[illegible] 官至太常卿封楚國公陸務觀云畫鷹在綿州錄來歷

相從歌贈嚴二別駕 一云蕨別駕相逢歌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廻首成都亂罷氣蕭颯 一作遂 一作索 浣花草堂亦何有梓中 一作州 豪俊 一作古 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螺 一作騾 粟紫衣將炙緋衣走銅盤燒蠟光 一作炎 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黃昏始扣主人門誰謂俄項 一作我頃 膠在漆萬事盡付形骸外百年未見 一作及 歡娛畢神傾意豁真佳士久客多憂今愈疾高視乾坤又可 一作何 愁一軀交態同 一作真 悠悠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

澗按幾本及草堂諸本題下舊注云時方辟崔旰之亂吳若本無之鶴曰按旰之亂在永泰元年公已次雲安此詩當是寶應元年避徐知道之亂

往梓州作也題下七字乃注家妄添而後人不察以謂公自注也今從吳若本刪去東川元和郡國志梓州今為東川節度使理所青螺巢趙曰青螺巢帽之紋也

光祿坂行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一作水赤。樹枝有鳥亂鳴一作棲時，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一云何擁隔。

光祿坂舊注在梓州銅山縣長弓吳若本注云時用賊多調是長弓子弟

鶴曰崔寧傳云寶應初蜀中亂山賊擁絕谷道路代宗憂之此詩乃寶應元年作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

涪右眾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縈回。四顧俯層巔，淡然川谷開。

雪嶺日色（一作光）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爲我起激烈傷雄才

山觀（輿地紀勝陳拾遺書堂在射洪縣北金華山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爲立旌德碑于金華山讀書堂今在玉京觀之後有唐劉悅詩盧藏用祭文）涪右（元和郡國志涪江水西南自郪縣界流入在射洪縣東一百步縣有梓潼水與涪江合流水經涪水南至小廣魏與梓潼合）蔚藍（度人經鬱藍玉明天陸放翁云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詩云猶不自寤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直謂天之色與如藍耳恐又因老杜而失之者也）雪嶺（寰宇記懸巖在射洪縣南十五里遠望懸巖皎如白雪）玉女（曹植遠游詩靈鼇戴方丈神物儼嵯峩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

陳拾遺故宅

拾遺平昔居大屋（一作宅）尚脩椽悠揚（一作悠悠）荒山日慘淡（一作慘憺）故園（一作國）烟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

匠不比肩公生楊馬後名與日月懸同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彥昭超（一作趙）王價郭振（一作震）起通泉到今素壁滑洒翰銀鉤連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一作占）忠義感遇有遺編

舊書陳子昂家世豪富子昂獨苦節讀書作感遇詩三十首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為天下文宗矣高宗崩詣闕上書自稱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則天召見拜麟臺正字再轉右拾遺　彥昭　趙彥昭少以文詞名中宗時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與郭元振張說友善英華注曰中宗時彥昭以權幸得相唐史彥昭傳不載入蜀事鶴曰元振尉通泉在梓州東南一百三十里而彥昭與元振同業太學故宜同游

謁文公上方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疎窈（一作窅）窕入風磴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臥遂得文公廬俯視萬家邑烟塵對階除吾師雨花外不下十年

餘長者自布金禪龕只晏如大一作火珠脫玷翳白月一作日
當空虛甫也南北人蕪蔓少耘鋤久遭詩酒汚何事
忝簪裾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
心地初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
儻吹噓

奉贈射洪李四丈明甫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
南京亂初定所向邑一作色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
草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島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
保蒼茫風塵際蹭蹬騏驎老志士懷感傷心胸已傾
倒

屋上烏毛詩傳富人之屋烏所集也尚書大傳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曰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孔叢子亦云愛屋及烏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將老憂貧窶筋力豈能及征途乃異作役一作復侵星得使諸病入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俶裝逐徒旅達曙凌險流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駑馬若維縶汀洲稍疎散風景開快一云悄悒空慰所尚懷終非曩遊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一云貴堂挹茫然阮籍途更洒楊朱泣

俶裝思玄賦簡元辰而俶裝注俶始也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溫蚊蚋在（一作集）人遠鳧鴨亂登頓生曾陰欹傾出高岸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烟畔一川何綺麗盡目（一作日）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傷（一作知）時愧孔父去國同王粲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歎

通泉 寰宇志通泉縣故西宕渠郡涌泉縣地名黃滸川隋置通泉縣通泉山在縣西北二十里東臨涪江壁絕二百餘丈水從山頂涌出下注涪江　亭午 天台賦羲和亭午纂要日在午曰亭午

過郭代公故宅

豪俊初未遇其跡或脫略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及夫登衮冕直氣森噴薄（一本此下有精魄凛如在所歷終蕭索）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辨尊親

指揮存顧託，羣公有一作見慚色。王室無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我行得遺跡一作址。池館皆疏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草堂本椅鮑鼎如在一聯在此下高咏寶劍篇，神交付冥漠。

郭代公 張說撰行狀云：公少倜儻，廓落有大志。十六入太學，與薛稷、趙彥昭同業。十八擢進士第。其年判入高等，請外官，授梓州通泉尉。落拓不拘小節，嘗鑄錢，掠良人財以濟四方，海內同聲合氣，有至千萬者。則天聞其名，驛徵引見，語至夜，甚奇之。問蜀川之賊，對而不隱。令錄舊文，乃上古劍歌，則天覽而佳之，令寫數十本，遍賜學士。先天二年，知政事。太平公主竇懷貞潛結兇黨，謀廢皇帝，睿宗猶豫不決，諸相皆阿諛順旨。惟公廷爭不受詔。及舉兵誅懷貞等，宮城大亂，睿宗步肅章門觀變，諸相皆竄外省，公獨登承天門樓，躬侍睿宗。聞東宮兵至，將欲投于樓下，公親扶翼，躬致勸，乃止。及上即位，循中書。十四日獨知政事，下詔封代國公。

箋曰：按代公定策在先天二年，而杜詩云定策神龍後，蓋太平、安樂二公主及韋后用事，俱在神龍二年，故云神龍後也。吳若本注云：明皇與劉幽求平韋庶人之亂，正在神龍後。元振常有功其間，而史失之，微此詩無以見。不知元振為宗楚客等所嫉，出之安西，幾為所陷，楚客等被誅，始得徵

遷何從與不聞后之亂此
泥詩而不考古之過也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
我游梓州東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牓懸
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
又揮西方變發地扶屋椽慘淡壁飛動到今色未塡
此行疊壯觀郭薛俱才賢不知百載後誰復來通泉

張彥遠名畫記薛稷字嗣通河東汾陰人多才藻工書畫外祖魏文貞公家富圖籍多虞褚手寫表疏稷銳意摹學窮年忘倦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封晉國公竇懷貞累之年六十九朱景玄名畫錄薛稷天后朝位至宰輔學書師褚河南時稱買褚得薛不失其節畫蹤如閻立本曾旅游新安郡遇李白因相留請書永安寺額兼畫西方佛一壁筆力瀟洒風姿逸秀曹張之匹也二跡之妙李翰林題贊見在張燕公豫州判魏君碑公諱叔琬考太師鄭文貞公公善于草隸妙絕時人以筆意傳次子華及甥河東薛稷世稱前有虞褚後有薛魏金壺記呂總曰薛稷書如風驚苑

花雪慈山祈與地紀勝薛稷書慧普寺三字方徑三尺筆畫雄健在通泉壽聖寺聚古堂

陝郊 吳若本注公詩曰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

垂露 金壺記漢曹喜字仲則工篆隸變懸針垂露之法後世不易

通泉 夢弼曰趙彥昭傳云與郭元振薛稷善郭傳云與薛稷趙彥昭同入太學蓋郭與薛舊爲同舍後又會于通泉也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眞、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以力、羣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鶊鄰、高堂未傾覆、常一作幸得慰嘉賓、曝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眞骨、恥飲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

名畫記稷尤善花鳥人物雜畫畫鶴知名屏風六扇鶴樣自稷始也名畫錄今秘書省有稷畫鶴時號一絕又蜀郡亦有鶴并佛像菩薩青牛等傳

于世並將神品封氏見聞記今尚書省考功員外郎廳有薛稷畫鶴宋之問為讚工部尚書廳有稷畫樹石東京尚書坊岐王宅亦有稷畫鶴皆稱精絕宋若有題所得蘇氏薛稷二鶴詩青田晉永嘉郡記曰有沐溪去青田九里此中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餘父母一雙在耳精白可愛多云神所養赤霄七命掛翮于赤霄之表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逼泉晚携酒

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桂吏多暇日陪驄馬游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我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携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怨一作怒哀中流妙舞透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一作江莫相

邅迴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過（一作露）霑人衣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使君意（一作俊）氣凌青霄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鳴金騕褭佳人屢出董嬌饒東流江水西飛鷰可惜春光不相見願携王趙兩紅顏再騁肌膚如素練通泉百里近梓州請（一作諸）公一來開我愁舞處重看花滿面尊前還有錦纏頭

董嬌饒　玉臺新詠宋子侯有董嬌饒詩毛晃韻新增嬈字誤引此詩作妖嬈宜正之

纏頭　太眞外傳上戲曰阿瞞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唐書魚朝恩出錦三匹羅五十匹綾一百匹爲子儀纏頭之費御覽云舊俗賞歌舞人錦綵置之頭上謂之纏頭宴享加恩借以爲詞

短歌有氣格
[illegible]動人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豫樟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佩劍休徘徊西得諸侯棹錦水欲向何門趿（一作躡）珠履仲宣樓頭春色（一作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王司直（贈友詩官有王司直即其人也）仲宣樓（方輿勝覽在荊州府城東南隅後梁時高季興建）吾子（儀禮望吾子之教也 莊吾子相親之辭）

短歌行（送祁錄事歸合州因寄蘇使君 草堂本作邛州錄事）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動（一作勤）何寂寥君有長才不貧賤君今起柁春江流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為達書賢府主江花未盡會江樓

江樓方輿紀勝在合州州治之前鈞魚山學士山巫山橫其前下瞰漢水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中軍待上客令肅事有恒前驅入寶地祖帳飄金繩南陌一作伯既留歡兹山亦深登清聞樹杪磬遠謁雲端僧廻策匪新岸樊作崖所攀仍舊藤耳激洞門飈目存寒谷冰出塵閟軌躅畢景遺炎蒸永願坐長夏將衰棲大乘羈旅惜宴會艱難懷友朋勞生共幾何離恨兼相仍

金繩法華經國名離垢琉璃爲地有八交道黃金爲繩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

我一作市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唯長兒童，自覺成老醜。常恐性坦率，失身爲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一作人後。昔如樊作若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簸紅旗，此樂或一作幾難朽。日車隱崑崙，鳥雀噪戶牖。波濤未足畏一作尉，三峽徒雷吼。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終作適荊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廻首。

青草湖 荊州記巴陵南有青草湖周廻百里日月出沒其中湖南有青草山故因以爲名一名洞庭湖南遷錄洞庭湖西岸有沙洲堆

皐陸起郎青草廟下一湖之內中有此洲冇名青草北名洞庭所謂重湖也　東皇隋志曰荆州尤重祠祀屈原製九歌蓋由此也五臣曰太乙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曰東皇

山寺 得開字章留後同遊

野寺根一作限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雖一作唯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公爲顧一作領賓徒一作從一作兵從咄嗟檀施開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華臺諸天必歡喜鬼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禍胎歲晏風破肉荒林寒可迴思量入一作人道苦自哂同嬰孩

多羅集注酉陽雜俎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者多羅娑力叉貝多二者多梨婆力叉貝多三者部婆力叉多羅多梨婆樹並葉貝多婆力叉者漢言葉樹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翻譯名義書名貝多此翻岸形如此方欆櫚極高長八九十尺有人云一多羅樹高七仞西域記云南印建那補羅國北不遠有多羅樹林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采用

窮子見法華經

欆拂子

欆拂且薄陋豈知身効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一作青蠅熒熒金錯刀擢擢朱絲繩非獨顏色好亦用音作由顧盻稱吾老抱疾病家貧臥炎蒸咂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物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緘縢

金錯文選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善注續漢書曰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後漢書詔賜應奉金錯把刀前漢志新室更造契刀錯

刀錯刀以黃金錯其文一刀直五千此云裝裝金錯刀謂佩刀也對雪詩云金錯囊徒罄謂錢刀也虎牙行云金錯旌竿滿雲直謂以黃金錯鏤旗竿也蓋古人以金錯器皆謂之金錯清秋張九齡白羽扇賦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于篋中此詩落句亦九齡之意而云不堪代白羽其託喻深厚可諷

桃竹杖引 贈章留後

江心一作上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一作者開一束。滿堂賓客皆歎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濤鼓枻一作梓白帝城。路幽必為鬼神奪。拔一作杖劍或與蛟龍爭。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于君山湖上之青峰。噫、風塵澒洞兮豺虎

咬人。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

桃竹 蜀都賦靈壽桃枝注曰桃枝竹屬也出墊江縣可以爲杖元和郡國志合州銅梁山出桃枝竹杖跋跋桃枝杖引後桃竹葉如椶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蓋天成拄杖也嶺外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爲桃竹流傳四方覩其端有眼者蓋自東吳出也又書挪子卑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梁簡文答南平王餉舞簟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笋乃謂桃枝竹簟也郭璞有桃杖贊桃竹出巴渝間子美有桃竹歌 江妃水仙 江賦馮□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嚬而緜眇王逸楚詞注馮□水仙人

寄題江外草堂 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我生性放誕。難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一作修卜居必一作此林泉。遭亂到蜀江。臥痾遣一作遺所便。誅茅初一畝。廣地方一作必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一作賢臺亭一作亭臺隨高下。敞豁當清川。雖一作惟有會

借画馬寄慨此皇
此老一飯不忘君
也

心侶數能同釣船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蛟龍無
定窟黃鵠摩蒼天古來達士志達士一作賢寧受外物牽顧
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偶携老妻去慘澹凌風烟事
跡無固必幽貞媿雙全尚念四小松蔓草易一作已拘纏
霜骨不甚長永為鄰里憐

草堂舊書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咏舊注公從同谷入蜀卜居成都成都亂遂走梓州今于梓州懷思草堂作是詩寄題公以乾元元年冬末至成都明年上元元年卜築草堂又二年寶應元年草堂成此詩當是廣德元年作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

上注爲先帝太宗引起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一作四
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
飛霹靂內府殷紅馬腦盤一作盌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

畫馬真馬片神行不知何者是真何者是畫

意在因畫馬思真馬所以追思盛時而興嘆也

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一作隨）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師子花。今之新（一作畫）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烟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

曹霸 名并記曹霸魏曹髦之後髦畫稱于魏代霸在開元中已得名天寶末每詔畫御馬及功臣官至左武衛將軍 江都王

名畫記江都王緒霍王元軌之子太宗皇帝猶子也多才藝善書畫鞍馬擅名歷典中官至金州刺史唐朝名畫録江都王善畫雀蟬驢子應制明皇潞府十九瑞應圖實造神極妙

眞乘黄 穆天子傳伯夭皆致河典乃乘渠黄之乘爲天子先以極西土董逌畫跋有新畫馬與當時人絶跡其徑度似不可得而尋也若其以形似求者亦馬也不過類眞爲耳乘黄其狀如狐背上有角翳之馬未常如此特論其神駿詩大而今不知其形狀異也

照夜白 明皇雜録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開元記照夜白封太山回今陳閎圖之畫僞背鞴人馬圖紅衣美髯奚官牽玉面跡綠衣闊官牽照夜白

龍池 唐六典注曰興慶宮今上潛龍舊宅也宅東有井忽涌爲小池常有雲氣或黄龍出其中景雲中其沼浸廣遂瀰洞爲龍池焉

拳毛騧 長安志太宗所乘六駿石像在陵後五曰拳毛騧平劉黑闥時乘有石眞容自拔箭處贊曰日精按轡天駟横行弧矢再戢氛埃廓清行中而九嵕處金石録太宗六馬其一曰拳毛騧黄馬黑喙平劉黑闥時所乘自

師子花 杜陽雜編代宗自陝還命御馬九花虯并紫玉鞭轡以賜郭子儀九花虯即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所貢也額高九尺毛拳如麟以身被九花文號九花虯亦有師子驄皆其類天中記載杜詩注師子花即九花虯也

新豐宮 漢志新豐有驪山唐志昭應本新豐有宮在驪山下

獻寶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天子沈璧于河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寶器玉笏引水經注云玉果璿珠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穆王觀圖乃導以西邁矣傳注周穆王自此歸而上界畫以比

玄宗之升遐也射蛟 前漢記元封五年武帝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金粟堆 舊唐書明皇紀謁五陵至睿宗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虎踞之勢復近先塋謂侍臣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長安志明皇泰陵在蒲城東北三十里金粟山廣德元年三月葬泰陵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一作嗷嗷。十載一作年供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為德。晉作賢俊俶爲力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當令晉作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揮淚一作迸臨大江。一作遠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丹青引 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一作皆

已矣文彩風流猶（一作今）尚存學書初學衞夫人但恨無
（晉作末）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
元之中（一作年）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烟功臣少顏
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
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一作爽颯）來（樊作猶）酣戰先帝
天（一作御）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
迴（一作還）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
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
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
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一作狀）幹
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將軍畫（一作盡）善（一作妙）蓋

有神。必一作偶逢佳士亦寫真。即今飄泊干戈際。屢貌

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英華作他富淫

今我從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衛夫人法書要錄羊欣傳古來能書人名蔡邕受于神人而傳之崔瑗

及女文姬文姬傳之鍾繇鍾繇傳之衛夫人衛夫人傳之王羲

之張懷瓘書斷衛夫人名鑠字茂猗廷尉展之女恒之從女汝陰太守

李矩之妻也隸書猶善規矩鍾公右軍常師之永和五年卒子充爲中書

郎亦工書書史會要王曠導從弟與衛世爲

中表故得蔡邕書法于衛夫人以授子羲之南薰殿興慶宮之北有龍池前有瀛洲

門內有南薰殿凌烟貞觀十七年詔閻立本畫凌烟閣功臣二十四圖上自爲

贊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敬德第七故輔國大將軍揚州

都督褒國忠壯公志玄第十韋述兩京記太極宮中有凌烟閣在凝陰殿

內功臣閣在凌烟閣南南部新書畫功臣皆北面設三隔內一層畫功高

宰輔外一層寫功高侯韓幹長安志載酉陽雜俎云韓幹藍田人少時

王又外一層次第功臣常爲貰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貰

酒漫遊幹嘗徵債于王家戲畫地爲人馬右丞奇其意趣乃歲與錢二萬

令教畫十餘年名畫記韓幹大梁人王右丞見其畫遂推獎之官至太府

寺丞善寫貌人物尤工鞍馬初師曹霸後獨自擅杜甫贈霸畫馬歌云云

徒以幹馬肥大遂有畫肉之誚古人畫馬有八駿圖皆螭頸龍體矢激電

驍非馬之狀也晉宋間顧陸之輩已稱改步周齊間董展之流亦云變態雖權奇滅沒乃屈產蜀駒尚翹舉之姿乏安徐之體至於毛色率多騧騮雖駿無他奇異玄宗好大馬御廐至四十萬遂有沛艾大馬西域大宛歲有來獻胥力追風毛彩照地不可名狀號木槽馬聖人舒身安神如據床榥是知異於古馬也時主好藝韓君間生遂命悉圖其駿則有玉花驄照夜白等時岐薛申寧王廐中皆有善馬幹並圖之遂為古今獨步唐朝名畫錄韓幹京兆人也天寶中召入供奉上令師陳閎畫馬帝怪其不同因詰之奏云臣自有師陛下內廐之馬皆臣之師也上甚異之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

曾城有高樓、（樓作會）制古丹臒存、迢迢百餘尺、豁達開四門、雖有（一作會）車馬客而無人世喧、遊目俯大江、列筵慰別魂、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天寒鳥獸休（一作伏）、霜露在草根、今我送舅氏、萬感集清樽、豈伊山川間、迴首盜賊繁、高賢意不暇、王命久崩奔、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

嚴氏溪放歌行

天下甲（一作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劒南歲月不可度、邊頭公卿仍獨驕（樊作何其驕）、費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嗚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士甘漁樵、況我飄轉無定所、終日慽慽忍覊旅、秋宿（樊作夜）霜（一作清）溪素月高、喜得與子長夜語、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煮、

嚴氏溪 顏魯公離堆記閬州之東百餘里有縣曰新政新政之南數千步有山曰離堆斗入嘉陵江上崢嶸而下洄洑不與衆山相聯屬東面有石堂焉故京兆鮮于君之所開鑿也堂有室堂北盤石之上有九曲流杯池堂南有茅齋其壁間有詩焉皆君舅著作郎嚴從君甥殿中侍御史嚴侁之等美君考槃之所作也按嚴氏溪疑即此地史稱閬州嚴氏子疏言鮮于叔明少孤養于外族冒嚴姓華陽國志閬中大姓有三狐五馬蒲趙任黃嚴也 公卿 邊頭公卿未知所指舊注紛紛指郭英乂嚴武皆鑿說耳

南池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呀然閬城南枕一作控帶巴江腹芰荷入異縣粳稻共比屋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衆魚遠岸富喬木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色南有漢王一作晉祠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荒哉舊風俗高堂一作皇亦明王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淫祀自古昔非唯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平生江海一云濱興遭亂身局促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

南池 寰宇記郡國志云彭道將魚池在閬州西南四口□逝云川東有瀾東西二里南北約五里州城西南十里有郭池周約五十畝二池

與漢志注相符方輿勝覽南池在高祖廟旁東西四里南北八里漢志彭道將池在今南池也魚池在今郭池也然則此池本彭之所開

發閬中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蕭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速（一作急）秋花錦石誰復（一作能）數別家三月一得書（一作消息）避地何時免愁苦

雲溪友議李太白為蜀道難乃為房杜危之也杜初作閬中行豺狠當路無地遊從太白初出蜀即以行路難示賀知章而野史記嚴武與房杜相忤皆在太白已卒之後知友議非篤論也

閬中 水經注漢水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巴西郡治也劉璋之分三巴此其一焉寰宇志閬中縣本漢舊縣閬水迂曲經其三面縣居其中蓋取為縣名閬地志閬江迂曲三面環之曰閬中

寄韓諫議

意致縹緲得九歌遺調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床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

箋引舊說良是。嘉郭侯隱居衡岳設謀爲之勸駕。玩赤松二句可見

雨一作飛霜、玉京羣帝集、北斗。或騎麒麟翳鳳皇。芙蓉旌旗一作旌烟霧樂。影動倒景搖、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旁。似聞昨者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風一作楓香。周南留滯古所一作其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人胡為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

玉京 鄴侯外傳、泌遊衡山嵩山、遇神仙桐柏眞人、羨門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車幢節、流雲神光、照灼山谷、將曙乃去、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後可登眞脫屣耳、自是多絕粒咽氣、修符籙黃老之要、玉京羣帝以下蓋附郢其事 赤松子 舊書泌好談神仙詭道、或云嘗與赤松子王喬安期羨門遊處 帷幄 外傳肅宗延于卧內、寢則對榻、出則聯鑣、至保定郡、泌先于本院、肅宗來入院、不令人驚之、登床捧泌首置于膝、久方覺、泌之遊衡岳、實以肅宗猜忌蜀郡功臣、不獨以李輔國之故也、張子房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以避呂氏之禍、泌之心迹皆相似、故以赤松張良爲比、又曰帷幄未收神慘傷也 老人 隋志

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丙春分之夕沒于丁見則治平主壽昌黃帝占老人星一名壽星色黃明大則主壽昌天下多賢士雙曰程嘉燧曰此詩蓋爲李泌而作余考之是也按史及家傳泌從肅宗于靈武既立大功而倖臣李輔國害其能因表乞遊衡岳優詔許之山居累年代宗即位累有徵賜號天柱峯中岳先生無幾徵入翰林公此詩蓋當鄴侯隱衡山之時勸勉韓諫議欲其貢薦之玉堂也安劉帷幄在立肅之代舍泌其誰韓諫議舊本名注余考韓休之子洪上元中爲諫議大夫有學尚風韻高雅當即其人注字蓋偶寫之悞胡三省曰据鄴侯家傳代宗繼立即召泌也須經幸陝泌豈得全無一言召泌亦在幸陝之後李繁誤記耳此詩作于鄴侯未應召之日當亦是幸陝前後也

憶昔二首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爲忙至今今上猶撥亂勞身焦思補四方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一作兵留整肅不可當一作忘爲留猛士守未央致使岐雍防西羌犬戎直來坐御床

百官跣足隨天王、願見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

東□回紇助兵討賊、收復兩京、安慶緒奔河北保鄴郡、故曰□走藏、鄴城史思明既降復叛、殺慶緒于鄴城、故曰反覆、關中小兒舊書李輔國閑廄馬家小兒、少為閹、貌陋、粗知書計、為僕事高力士、郭還高力士傳、輔國趨事末品、小了纖人、熒惑兩宮、擁竊萬姓、因而恣行威福、不懼典刑、張后舊書后寵遇專房、與李輔國持權禁中、干預政事、請謁過當、帝頗不悅、無如之何、唐國史補、肅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對山人李唐于便殿、顧唐曰、念之勿怪、唐曰、太上皇亦應思見陛下、肅宗涕泣、是時張氏已盛、不由已矣、猛士東坡曰、為留猛士守未央、謂奪郭子儀兵柄、留宿衛也、代宗即位、子儀自河南入朝、程元振數譖之、子儀請解副元帥節度使、留京師、廣德元年十月、吐蕃入寇、上出幸陝州、子儀收復京師、十二月駕還長安、

遂曰、憶昔之首篇刺代宗也、肅宗朝之禍亂、成於張后輔國、代宗在東朝、已身履其難、少歷亂離、長于軍旅、即位以來、勞心焦思、禍猶未艾、亦可以少悟矣、乃復信任程元振、解子儀兵柄、以召□□之禍、此不亦前日之尤乎、公不敢斥言、而以憶昔為諷、其旨意微而切矣、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

為當時不肯諫王之方浪而作耶末句亦有大聲疾呼之概

白。公私倉廩俱豐（一作富。荊作盈）實。九州道路無豺虎（荊作狼）。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荊作淚）江漢身（荊作長）衰疾。

明皇紀開元十八年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幾致刑措鳥巢寺之獄上嘉宰功元輔封李林甫為晉國公牛仙客為豳國公鄭方唐曆開元二十八年天下雄富京師米價斛不盈二百絹亦如之東由汴宋西歷岐鳳夾路列店陳酒饌待客行人萬里不持寸刃

冬狩行　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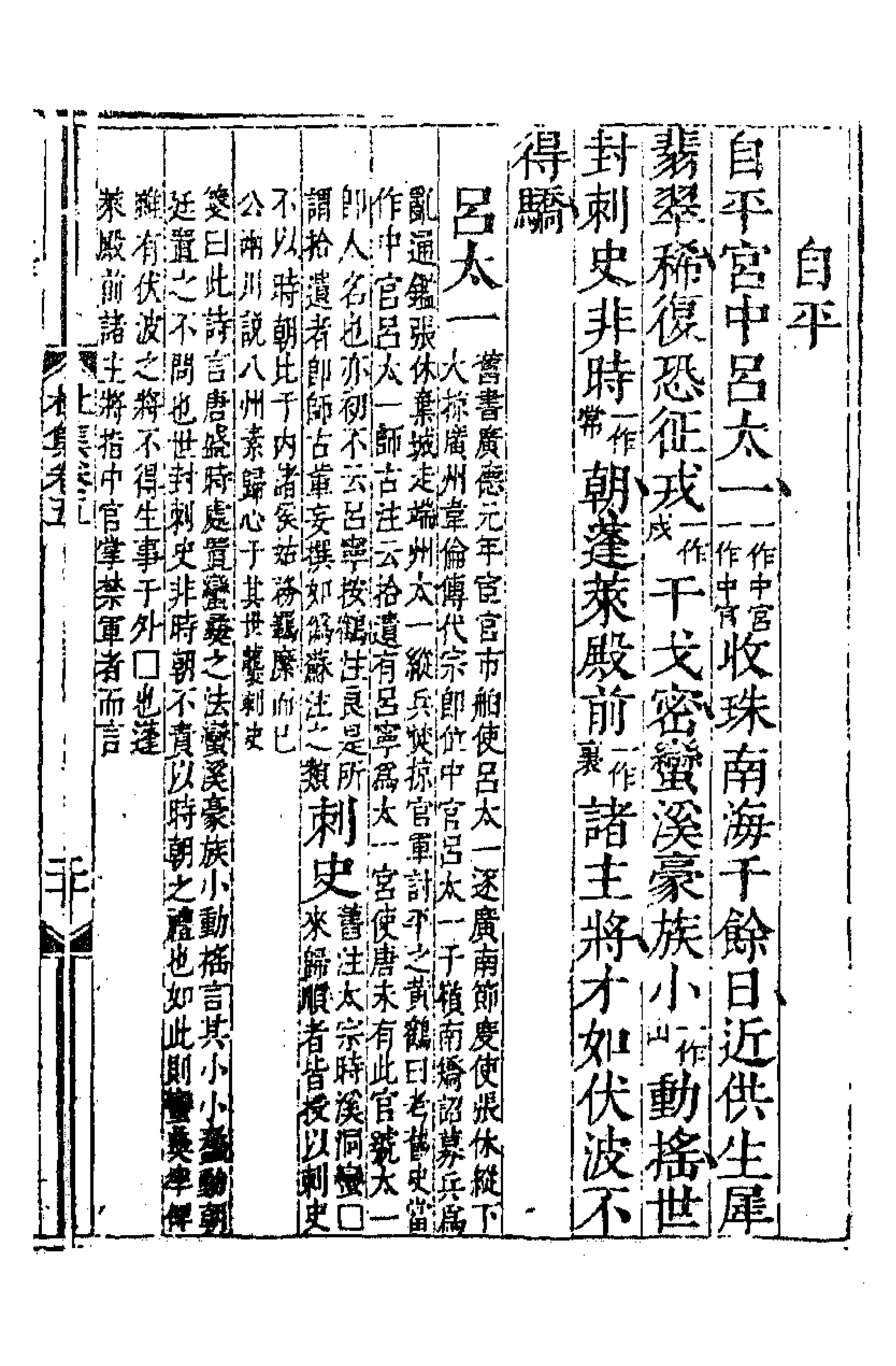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

前半言冬狩後半推言其事當急于勤王

草中狐兎二句說得尤懇

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廻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馲駝𡾰峞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鸜鵒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何爲見羈虞羅中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爲我廻轡擒西戎草中狐兎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嘉其驍武倜上皇詔以劒兩川合爲一道是時已廢東川節度使故章以刺史領留後事詩云東川節度則循其舊稱也時代宗幸陝詔徵天下兵無一人應召者故公感激言之



自平

自平宮中呂太一、（一作中宮）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戎（一作戍）干戈密、蠻溪豪族小（一作山）動搖、世封刺史非時（一作常）朝、蓬萊殿前（一作裏）諸主將、才如伏波不得驕、

呂太一 舊書廣德元年宦官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度使張休縱下大掠廣州韋倫傳代宗即位中官呂太一于嶺南矯詔募兵爲亂通鑑張休棄城走端州太一縱兵焚掠官軍討平之黄鶴曰老杜史當作中官呂太一師古注云拾遺有呂寧爲太一宮使唐未有此官號太一即人名也亦初不云呂寧按鶴注良是所謂拾遺者即師古輩妄撰如僞蘇注之類 **刺史** 舊注太宗時溪洞蠻□來歸順者皆授以刺史不以時朝比于內諸侯姑務羈縻而已公南川說八州素歸心于其世襲刺史

箋曰此詩言唐盛時處置蠻夷之法蠻溪豪族小動搖言其小小蠢動朝廷置之不問也世封刺史非時朝不責以時朝之禮也如此則蠻夷率俾雖有伏波之將不得生事于外□也蓬萊殿前諸主將指中官掌禁軍者而言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 一作羊 也復臨咸京、失道非關出襄野、揚鞭忽是過胡 晉作湖 城、豺狼塞路人斷絶、烽火照夜屍縱横、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 一作今 全生、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

揚鞭 世說王大將軍領軍姑孰晉明帝著戎服騎巴賨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按晉書敦屯兵于湖陰故曰湖城吳若本注曰晉王敦衆兵內向元帝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事自唐以來皆做句讀故溫庭筠樂府有湖陰曲金陵地名有湖陰張文潛云微行至于湖句斷

嬖孽 謝代宗不能誅程元振也

贈別賀蘭銛

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荆榛、今君抱何恨、寂寞向時人、

老驥倦驤首、蒼一作歔鷹愁易馴、高賢世未識、固合嬰茲貧、國步初返正、乾坤尚風塵、悲歌鬢髮白、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蓴、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

國步 謂代宗幸陝初還也 芋 水經注江都縣瀆文井江、江上有常氏堤跨四十里有朱亭亭南有青城山山上有嘉穀山下有蹲鴟即芋也所謂下有蹲鴟至老不饑卓氏之所以樂遠徙也

別唐十五誡因寄禮部賈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阿、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歌、歌罷兩悽惻、六龍忽蹉跎、相視髮皓白、況難駐羲和、胡星墜燕地、漢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

少人愼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子貢經濟才、天門鬱嶢峨、飄颻適東周、來往若崩一作亦波、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他一作睚、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爲吾謝賈公、病肺臥江沱、

賈侍郎 按賈至傳廣德二年轉禮部侍郎 □星墜燕地 廣德二年史朝義縊死傳首京師

。閬山歌 恰是江山之上三四語尤勝

閬州城東靈一作雲山白、閬州城北玉臺一作壺碧、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未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中原格鬭且未歸、應結茅齋看一作著青壁一作應着

芳蓀向青壁

靈山 寰宇記仙穴山在閬中縣東北十里輿地圖云靈山峰多雜樹昔蜀王鼈靈常登此因名靈山山東有㵎有玉女練石山頂有池常清有洞穴懸絕微有一小徑通

玉臺 輿地紀勝玉臺觀在城北七里唐滕王常遊之有滕王亭基

閬水歌 寫得明秀可喜

嘉陵江色（一作山）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一云閬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欹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

嘉陵 水經注漢水又南逕閬中縣東閬水出閬陽縣而東逕其縣南又東注漢水寰宇記嘉陵水又名西漢水又名閬中水周地圖云水源出秦州嘉陵因名嘉陵經閬中即閬中水亦曰閬江又曰渝水

閬中 閬中山其山四合于郡故曰閬中名山志云閬中山多仙聖游集焉方輿勝覽亦名錦屏山在城南三里馮忠恕記云閬之為郡當梁洋梓益之衝有五城十二樓之勝概

三絕句

前（一作去）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

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渝州殺刺史翫欽止謂段子璋子璋反梓州襲綿陷劒于渝無與也師古云吳璘殺渝州刺史劉卞杜鴻漸討平之翟封殺開州刺史蕭崇之楊子琳討平之黃鶴云事在大曆元年與三年考杜鴻漸傳無討平吳璘事大曆三年楊子琳攻成都爲崔寧妾任氏所敗何從討平開州天寶亂後蜀中山賊塞路渝開之亂史不及書而杜詩載之師古妄人因杜詩而曲爲之說并吳璘等姓名皆師古僞撰以欺人也注杜者之可恨如此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自說二女齧臂時廻頭却向秦雲哭

駱谷 寰宇記駱谷道漢魏舊道也南通蜀漢曹爽伐蜀入駱谷三百餘里不得前牛馬驢騾以轉運死畧盡爰衍出駱谷軍于長城即此谷道也此道廢塞武德七年復開東北自鄠縣界西南經盩厔縣又西南入駱谷出駱谷入洋州興勢縣界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畧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草堂

只是一身之所歷而時事俱見為詩史

說得沉痛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一作都）都適無虞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一作斯須）大將赴朝廷羣小起異圖中宵斬白馬盟歃氣已麤西取邛南兵北斷劍閣隅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其勢不兩大始聞蕃漢殊西卒却倒戈賊臣互相誅焉知肘腋禍自及梟獍徒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爲魚唱和作威福孰肯（一作能）辨無辜眼前列杻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一作流）血滿長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一作人）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弧矢暗江海難爲遊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薙榛蕪入門四松在

古致從古樂府來

結語悲甚

步屧（一作蹀）萬竹疏。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舊作我）鄰舍喜我歸。沽酒携胡蘆。（一云提榼、壺）大官喜（一作知）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一作知）我來。賓客隘（一作溢）村墟。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飄颻（一作飄飄）風塵際。何地置（一作致）老夫。於時見（一作是）疣贅。骨髓幸未枯。飲啄愧殘生。食薇不敢餘。

寶應元年四月嚴武入朝七月劒南西川節度使徐知道反八月伏誅公携家避亂往梓州廣德二年武鎮劒南公復還成都草堂此詩云大將赴朝廷羣小起異圖謂武入朝而知道反也北斷劒閣隅謂知道以兵守要害武不得出也賊臣互相誅謂知道爲其下李忠厚所殺也王洙梁權道輩以爲永泰元年避崔旰之亂而哭若本于布衣專城之下注云郎檜于琳柏貞節之徒是時嚴武已沒公下峽適楚何嘗復歸草堂哉注家唯黃鶴能辨之

鬼妾（趙云鬼妾鬼馬如芻狗以亡者之妻爲鬼妻也）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載。（一作歲）離立如人

長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一作會）秀發。疏柯亦（一作已）昂藏。所揷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掁（音拾）撥損。得愧（一作媿）千葉黃。敢為故林主。黎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覽物歎衰謝。及茲慰淒涼。清風為我起。洒面若微霜。足以送老姿（一作足為送老資）。聊待（一作將）偃蓋張。我生無根帶（一作蔕）。配爾（一作汝）亦茫茫。有情且賦詩。事迹可兩（一作兩可）忘。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

水檻

蒼江多風飆。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焉得不低垂。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尚如（一作為）谷。何傷浮柱敧。扶顛有勸誡。恐貽識者嗤。既殊大廈傾。可以一木

支臨川視萬里何必欄檻爲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浮柱 西京賦蹻遊極于浮柱注三輔名梁爲極作遊梁置浮柱上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青溪上日傍柴門遊蒼皇避亂兵緬邈懷舊丘鄰人亦已非野竹獨脩脩船舷不重扣埋没已經秋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故者或可掘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

營屋

我有陰江竹能令朱夏寒陰通積水内高入浮雲端

中語得於江竹之精神

甚（一作知）疑鬼物憑不顧剪伐殘東偏若面勢戶牖永可

安。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日。洶洶開谷
湍。度堂匪華麗。養拙異考槃。草茅雖薙葺。衰疾方少
寬。洗然順所適。此足代加餐。寂無斤斧響。庶遂憩息
歡。

若面勢（趙子注 若順也）

除草（吳若本注去蕁草也 蕁音潛 山韭）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
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
霜露（一作雪）一霑凝。（一作波）蕙葉亦難留。荷鋤先童稚。日入仍
討求。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頑根易滋蔓。敢使依
舊丘。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芟圜不可闕。疾惡

信如僞

釣舟晏曰周禮薙氏掌殺草若欲其化則以水火變之以釣舟載而致之水此水化也

揚旗二年夏六月成都尹嚴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

江一作風雨颯長夏、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初筵閱軍裝、羅列照廣庭、庭空六一作四馬入、駛驟揚旗一作旆旌、迴迴偃飛蓋、熠熠迸流星、來纏一作衝風颷急、去擘山岳傾、林歸俯身盡、妙取畧地平、虹霓就掌握、舒卷隨人輕、三州陷犬戎、但見西嶺青、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城、此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寧、吾徒且加餐、休適蠻與荊、

三州梆芳唐曆廣德元年糧運絕劍南節度高適不能軍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意爲嚴公諷諭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逶迤羅水族，瑣細（一作綱）不足名。客云充君褥，承君終宴榮。空堂魑魅（一作魍魎）走，高枕形神清。領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荊。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裋（一作短）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一作縈）。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一云已）肥輕。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豪直（一作最與）阻兵。皆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媿客茹（一作啜）藜羹（皆聞一作[illegible]）。

細事却寫出一段大議論

織成寶雅天竺出細綫成宋書禮志諸織成衣帽錦帳純金銀器雲母從廣一寸以上者皆爲禁物 **李鼎**上元元年以羽林大將軍李鼎爲鳳翔尹與鳳隴等州節度使二年二月党項平羌寇寶雞入散關陷鳳州鳳翔李鼎邀擊之六月以鼎爲鄯州刺史隴右節度 **來瑱**來瑱爲襄陽節度使代宗將令裴茙圖之瑱擒茙于申江入朝謝罪廣德元年正月貶播州尉翌日賜死于鄠縣

箋曰史稱嚴武累年在蜀肆志逞欲恣行猛政窮極奢靡賞賜無度公在武幕下此詩特借以諷諭朋友責善之道也不然辭一織成之遺而侈談殺身自盡之禍不疾而呻豈詩人之意乎草堂詩箋次于廣德二年在嚴鄭公幕中之作當從之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樊作男兒一生無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一作煇荆作烜）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文粹作今）饑寒趨路旁晚將末契託年少（文粹晚將末節契年少）當面輸（一作論）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一作莫）爭好惡莫相疑

末契陸機歎逝賦託末契于後生余將老而爲客

別蔡十四著作

賈生慟哭後寥落無其人安知蔡夫子高義邁等倫獻書謁皇帝志已清風塵流涕灑丹極萬乘爲酸辛天地則創痍朝廷當一作多正臣異才復間出周道日惟新使蜀見知已別顏始一伸主人薨城府扶櫬歸咸秦巴道此相逢會我病江濱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春我衰不足道但願子意一作音陳稍令社稷安自契魚水親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復覩耕桑民積水駕三峽浮龍倚長津一云舲閣揚舲洪濤間仗子濟物身鞍馬下秦塞王城通北辰玄甲聚不散兵久

食恐貧窮谷無粟帛使者来相因若憑尊一云南韓吏[illegible]

書札到天垠

主人趙云指郭英乂鶴云指嚴武爲是蓋英乂單騎奔簡州爲晉州刺史韓澄所殺不當云飛城府也

杜工部集卷之五

錢曾遵王氏校

杜工部集卷之六

虞山蒙叟錢　謙益　箋註

古詩五十三首（居雲安及夔州作）

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一作喧）仍為餧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鴈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一作次）知恩聖賢古（一作語）法則付與（一作之）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

下如迸泉。

題下舊注云時明皇在蜀肅[illegible][illegible]治然本無此七字當

從陳本此詩大曆元年公在雲安作明皇晏駕久矣

夏練曰詩前四句乃序耳以叶韻誤以爲詩本題下甫自注耳王直方曰此

與古謠語無異豈復以韻爲限耶黃希曰白頭吟詞云郭東亦有樵郭西亦

有樵此詩前四句或本此吳曾漫錄曰樂府江南古詞魚戲蓮

葉間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子美正用此格

寄巢 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 鴻鴈 羊祜鴈賦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 羔羊 春秋繁露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也

箋曰東坡外集載辨王誼伯論杜鵑云子美譏當府之刺史有不禽鳥若

也嚴武在蜀雖橫歛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其不虔王命擅軍旅

絕貢賦以自固如杜克遜在梓州是東川無杜鵑耳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

考其尊君者爲有懷貳者爲無不在夫杜鵑眞有無也按杜克遜事新舊兩

書俱無可考嚴武在東川之後節制東川者李奐張獻誠也其以梓州反者

段子璋也梓州刺史見杜集者有李梓州楊梓州章梓州未聞有杜也既曰

譏當府之刺史不應以嚴武並列也逆節之臣前有段子璋後有崔旰楊子

琳不當舍之而刺譏寓之刺史微不可考者也所謂杜克遜者既不見史傳

則亦子虛無是之流出後人僞撰耳其文義舛錯鄙俗必非東坡之言世所

傳志林諸書多出妄庸人假托如僞蘇注之類而無識者誤編之集中也黃

續本載舊本題注云上皇幸蜀還肅宗用李輔國謀遷之西內上皇悒悒而崩此詩蓋爲是而作非咏此事仍書以備注爲是

客居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蒼濤鬱飛翻。葱青衆木梢，邪豎雜石痕。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峽開四千里。水合數百源。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奔。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論。臥愁病腳廢，徐步視小園。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孫。鳳隨其皇去，籬雀暮喧繁。覽物想故國，十年別荒村。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安得覆八溟，爲君洗乾坤。稷契易爲力，犬戎何足吞。

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番草堂本作四藩吞一作憂用翻篋中有舊筆

情至時復援

峽開荊州記巫峽首尾一百六十里舊云自三峽取蜀數千里恒是一山此蓋好大之言也惟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梁簡文蜀道難詩峽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公所謂峽開四千里蓋統論江山之大勢非專指言峽山也大將永泰元年閏十月郭英乂為崔旰所殺蜀中大亂大曆元年二月以杜鴻漸為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副元帥

客堂

憶昨離少城而今異楚蜀舍舟復深山窅窕一林麓

棲泊雲安縣消中內相毒舊疾甘載一作歲一作再來衰年得

無足一作得弱足一作弱無足死為殊方鬼頭白兔短促老馬終望雲

南雁意在北別家長兒女欲起懶筋力客堂敘節改

具物對羈束石暄蕨芽紫渚秀蘆筍綠巴鶯一作陂紛未

稀微麥早向熟。悠悠日動江。漠漠春辭木。臺郎選才俊、自顧亦已極、前輩聲名人、埋沒何所得、居然綰章紱、受性本幽獨、平生憇息地、必種數竿竹、事業只濁醪、營葺但草屋、上公有記者、累奏資薄祿、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循一作修文廟算正。獻可天衢。直尚想趨朝廷。毫髮裨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

石硯詩 平侍御者

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巨璞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聯坳各盡墨、多水遞隱現、揮灑容數人、十手可對面、比公頭上冠、貞質未爲賤、當公賦佳句、況得終清宴、

公舍起草奏不遠明光殿致于丹青地知汝隨顧眄

水閣朝霽奉簡嚴雲安一作雲安嚴明府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旭一作日射芳甸雨檻臥花叢風床展書卷一作展輕幔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晚交嚴明府矧此數相見

贈鄭十八賁

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遭亂意不歸竄身跡非隱細人尚姑息吾子色愈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哂卑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羈離交屈宋牢落値顏閔

水陸迯畏（一作長）途藥餌駐修軨古人日以遠青史字不泯步趾詠唐虞追隨飯葵堇數盃資好弄異味煩縣尹心雖在朝謁力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衰容豈爲斂

三韻三篇

高馬勿唾（一作捶）面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困魚魚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

蕩蕩萬斛船影若揚（一作播）白虹起檣必椎牛挂席集衆功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

烈（一作列）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何當官曹淸爾輩堪一笑

鶴曰此詩刺廣德永泰間朝士之趨附元載魚朝恩者

青絲

青絲白馬誰家子、麤豪且逐風塵起、不聞漢主放妃嬪、近靜潼關掃蜂蟻、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爲虀粉期、未如一作知面縛歸金闕、萬一皇恩下玉墀

青絲鶴曰此詩言僕固懷恩之亂是也廣德二年二月懷恩謀取太原其子瑒進圍榆次十月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永泰元年九月又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俱入寇是時懷恩乘吐蕃入犯之後阻兵犯順故曰麤豪且逐風塵起也上初遣裴遵慶諭懷恩諷令入朝又下詔稱其勳勞許以但當詣闕更勿有疑而懷恩皆不從故曰不如面縛歸金闕萬一皇恩下玉墀也妃嬪黃道跋崇徽公主手痕碑云碑在汾州靈石懷恩以猜嫌入回紇沒其家入後宮大曆四年以其女爲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故云不聞漢主放妃嬪言懷恩獨不爲妻孥計意亦隱刺代宗也舊注引肅宗放宮人事非是唐史云養其女于宮中亦非實錄潼關高暉引吐蕃入長安郭子儀復長安帥三百驍騎東走潼關守將李日越擒而殺之故曰近靜潼關掃蜂蟻以高暉比懷恩也殿前鶴曰殿前兵馬即神策軍也兵志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

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遂以神策軍屯禁中自是寖盛分爲左右廂居北軍之右[illegible]代宗任用中人致功臣疑叛又專倚中人領禁軍以平禍亂此詩雖爲僕恩而作亦以刺代宗也

近聞

近聞犬戎遠遁逃牧馬不敢侵臨洮渭水逶迤白日淨隴山蕭瑟秋雲高崆峒五原亦無事北庭數有關中使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

近聞 永泰元年子儀與回紇定約請擊吐蕃爲効上停親征京師解嚴是年僕固名臣及党項帥皆來降次年二月命楊濟修好于吐蕃吐蕃遣首領論泣欽陵來朝此詩蓋記其事也

五原 後漢郡國志五原郡秦置爲九原武帝更名徐廣曰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史記曰蒙恬築長城臨洮延袤萬里餘度河據陽山寰宇記唐改爲鹽州領五原縣以其地勢有五原舊有五原關因爲郡邑之稱五原謂龍遊原乞地于原青嶺原岢嵐貞原櫕檑原

贊普 吐蕃傳其國人號其王爲贊普相爲大論小論

蠶穀行

句讀矣 差得
好更足古教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盡耕一有學饑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穀女絲行復歌

無有一城無甲兵言天下皆用兵也鎮必欲舉其年其事以實之可謂固矣

折檻行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青衿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

折檻容齋續筆至今宮殿正中一間橫檻獨不施欄楯謂之折檻蓋自漢以來相傳如此 房魏吳若本注云房衛故秦府學士魏公佐建成非十八人之列 婁宋婁師德器量寬厚雖參知政事深懷畏避竟能以功名終杜祭房相文云聲公間出魏趙婁宋亦皆二公稱之 贊曰永泰元年命左僕射裴冕右僕射郭英乂等文武之臣十三人于集賢殿待制獨孤及上疏以爲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故曰秦王學士時難羨歟

集賢待制之臣不及秦王學士之時也大年國子監釋奠魚朝恩率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爲諸生達以朝恩判國子監事故曰青衿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也當時大臣鉗口飽食效師德之畏遜而不能繼宋璟之忠讜故以折檻爲諷言集賢諸臣自縶宋璟輩爾未可謂朝廷不能容直臣如先臣是也

引水

月峽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沽水奴僕悲魚復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

月峽 寰宇記三峽謂巫峽巴峽明月峽惟明月峽在利州綿谷縣界又云明月峽在渝州巴縣東八十里華陽國志巴郡江州縣有明月峽即此李膺益州記廣陽州東七里水南有遙要三疊石各東二里至明月峽峽首南岸壁高四十丈其壁有圓孔形若滿月因以爲名 瞿塘 水經注江水又東逕廣溪峽斯乃三峽之首也峽中有瞿塘黃龕二灘夏水迴復沂泝所忌 雲安 寰宇記本漢朐䏰縣地屬巴郡唐屬夔州上水去州二百里水經注常璩曰朐䏰縣在巴東郡西二百九十里縣西拾故城跨其山阪南臨大江之南岸有方山山形方峭枕側江濆 沽水 陽

灘想雲安井自大江泝別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鏡舟楫無虞近江十五里皆灘石險惡難于泝沿天師翟乾祐于濆城山上結壇考召追命羣龍諭以灘波之險使皆平之一夕之間風雷震擊十四里盡爲平潭惟一灘仍舊龍亦不至乾祐復嚴勑神吏追之又三日一女子至曰某所以不來者欲助天師廣濟物之功耳數安之貧民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以給衣食者衆矣今若輕舟利涉平江無虞即貧民無傭負之所絶衣食之路余寧險灘波以贍傭負不能利舟楫以安富商也乾祐善其言使諸龍皆復其故風雷頃刻而長灘如舊 魚復 水經注江水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故魚國也地理志江關都尉治公孫述名之爲白帝

古柏行

孔明廟前（一作堂）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一作蒼）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遶錦亭（一作城）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

此句極有氣力

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原因造化功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迴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一作葉終一作經一作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一作傷古來材大難爲用一作難用一作皆

老柏 范蜀公東齋紀事武侯廟柏其色若牙然白而光澤尚復生枝葉今纔十丈許工部詩石刻于廟堂中書注范蜀公謂廟柏纔七丈杜云二千尺爲過沈存中云霜皮四十圍乃是七尺徑而長二百丈無乃太細長平黃朝英云以古制論之四十圍當有百二十尺圍有百二十尺即徑四十尺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一圍爲一小尺即徑一丈三尺三寸亦不得云七尺存中之言誤矣遯齋閑覽云詩意其草色蒼然仰觀尚遠有若二千尺而幾于參天也沈內翰云云論詩者正不應爾段文昌諸葛廟古柏文武侯

閟宮

祠前柏圍千齡盤根擁文勢如龍形合抱在于旁枝百歲及于半身寰宇記先主祠在成都府八里惠陵東西七十步武侯祠在先主廟西成都記諸葛公廟在先主廟故宅城西後主據像先主廟西院即武侯廟前有雙文柏古峭可愛陸游集云予在成都屢至昭烈惠陵此柏在陵旁廟中忠武室之南所謂先主武侯同閟宮者與此略無小異按成都武侯祠堂附于先主廟夔州則先主廟武侯廟各別此詩專咏夔州廟柏所謂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是也

縛雞行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猒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負薪行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生抱恨堪（一作長）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一作門當戶）女出入。十猶（一作有）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一作當）供給。至老雙鬟（一作髻）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面妝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一作北）有昭君村。

與前相配合
有意如此

鹽井 荆州圖副云八陣圖下東西三里有一磧磧上有鹽泉井五口以木爲桶昔常鹽即時沙壅冬出夏沒

昭君村 廣韻曰王氏女名嫱字昭君文穎曰本南郡秭歸人也寰宇記歸州興山縣有王昭君宅王嫱即此邑人也故曰昭君之縣村連巫峽是此地香溪在邑界即昭君所游方輿勝覽州東北四十里有昭君村

最能行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䑸子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欹帆側柁入波濤撇漩捎濆無險阻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瞿塘漫天虎鬚一作眼怒歸州長年行一作最能此鄉之人氣量一作窄誤競南風疎北客若道士一作士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

大舸 方言南楚荆湘凡舡之大者謂之舸 舸子 杜田補注䑸小舟名音裝言輕如小裝也切韻玉篇並不載䑸字吳曾漫錄曰王智

深宋記曰司空劉休範舉兵潛作鑿艓則艓字不爲無所本也撇漩捎濆江賦漩澴滎瀯瀴濆瀑善注皆波浪回旋濆涌而起之貌也舊注撇捩也與擊同捎搖也于漩則撇于濆則捎白帝江陵水經注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絕天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雖乘御奔風不加疾也李白有白帝下江陵詩虎鬚水經注江水又逕虎鬚灘灘水廣大夏爲行旅又東逕羊腸虎臂灘此鄉水經注袁崧曰歸鄉山秀水清故出儁異地發流絕故其性亦隘屈原宅水經注秭歸縣故歸鄉地理志云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即夔歸鄉蓋夔鄉矣袁崧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姊歸縣東北四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縻漫猶保屈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爲屋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𡢃廟擣衣石猶存故宜都記曰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而屈原之鄉里也屈原宅于今具存指謂此也荆州圖記秭歸縣有屈原故宅方七頃累石爲屋今地名樂平里

寄裴施州

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比一作比流金鑄大鏞在東序冰壺玉衡英華作析懸清秋自從相遇感晉作減多病三歲

爲客寛邊愁。堯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眞分憂。幾度寄書白鹽北。苦寒贈我青羔（一作絲）裘。霜雪廻光避錦袖。龍蛇（一作刋蛟龍）動篋蟠銀鉤。紫衣使者辭（一作辟）復命。再拜故人謝佳政。將老已失子孫憂。後來況接才華盛。（英華此句下有還憶書樓碧池映七字）

裴施州（裴冕寶應元年以右僕射充山陵使坐附李輔國貶施州刺史數月移澧州大曆中復徵爲左僕射元載撰冕碑云以直遇坎飲鹽□者二大曆四年冬詔復入相薨于長安按冕自施召還當在大曆二年之閒二年二月史已載左僕射裴冕置宴于子儀之第碑但記其入相之年也史稱自施移澧碑不詳其後先以公詩考之冕蓋久于施州當是自澧移施也史于遷官先後如高適彭蜀嚴武巴綿之類亦多錯誤皆當據公詩考正之）

鄭典設自施州歸

吾憐滎陽秀。冒暑初有適。名賢愼所出（一作出處）。不肯妄行

役、旅茲殊俗遠（一作遷）竟以屢空迫南謁、裴施州氣合無
險僻、攀援懸根木、登頓入天（草堂本作矢）石、青山自一川、城
郭洗憂慽、聽子話此邦、令我心悅懌、其俗則（一作甚）純朴、
不知有主客、溫溫諸侯門、禮亦如古昔、勅廚倍常羞、
杯盤頗狼籍、時雖屬喪亂、事貴賞（一作當）匹敵、中宵愜良
會、裴鄭非遠戚、羣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他日辱銀
鉤、森疏見矛戟、倒屣喜旋歸、畫地求（一作來）所歷、乃聞風
土質、又重田疇闢、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惜（一作借　音迹）、北
風吹瘴癘、羸老思散策、渚拂蒹葭塞（一云寒）、嶠穿蘿蔦冪、
此身仗兒僕、高興潛有激、孟冬方首路、強飯取崖壁、
歎爾疲駑駘、汗溝血不赤、終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

我有平肩輿、前途猶準的、翩翩入鳥道、庶脫蹉跌厄、

施州 元和郡國志春秋巴國之界漢爲巫縣之境巫縣今夔州巫山縣也後周置施州隋改爲清江縣後漢南蠻傳註今施州清江縣水一名鹽水源出清江縣西都亭山水經注夷水即佷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清江也 勑廚 唐書冕性傳廓好尚車服及營珍饌每會賓友滋味品數坐客有昧于名者

柴門

孤（一作泝）舟登灘西、迴首望兩崖、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柴、長影沒窈窕、餘光散唅呀、大江蟠嵌根、歸海成一家、下衝割坤軸、竦壁攢鏃鋋、蕭颯灑秋色、氛（一作氣）昏霾日車、峽（一作陝）門自此始、最窄容浮查、禹功翊造化、疏鑿就欹斜、巨渠決太古、衆水爲長蛇、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我今遠遊子、飄轉混泥沙、萬物附本性、約（一作遠）

身一作斯不顧一作欲會茅棟盖一床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粟在眼無咨嗟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佳貧病一作賤固其常富貴任生涯老干戈際宅幸蓬蓽遮石亂上雲氣杉清一作晉作高延月一作日華賞妍又分外理愜夫何詠足了垂白年敢居高士差書此豁平昔廻首猶暮霞

瀼西水經注白帝山城東傍瀼溪即以為隍寰宇記夔州大昌縣西有千頃池水分三道一道南流為奉節縣西瀼水方輿勝覽白帝城周廻治永安宮南即瀼西也

峽門峽程記瀘合遂劉宕峽之東自黔江枯松池道等江至此凡二百八十江會于夔前夾荊門都四百五十灘湖之三峽者即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其行程勢從灄溪燕子屏風之類皆不與三峽之數

貽華陽柳少府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柳侯披衣笑一作冠見我顏色溫並坐石下堂一云堂下石一云石堂下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絕

壁上朝暾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暍死汗踰水漿翻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辭煩指揮當世事語及戎馬存涕淚一云流涕濺我裳悲氣排帝閽鬱陶抱長策義仗知者論吾衰臥江漢但媿識璵璠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起予幸斑白因是託子孫俱客古信州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時危挹佳士况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子壯顧我傷我驩兼淚痕餘生如過鳥故里今空村

古信州寰宇記夔州春秋時爲夔子國漢爲魚復公孫述爲白帝蜀爲永安梁大同三年立信州武德二年改夔州

雷

大旱山岳燋、寄雲復無雨、一云覆如雨南方瘠癘地、罹此農事苦、封內必舞雩、峽中喧擊鼓、眞龍竟寂寞、土梗空俯僂、吁嗟公私病、稅斂缺不補、故老仰面啼、瘡痍向誰數、㬥尫或前聞、鞭巫非稽古、請先偃甲兵、處分聽人主、萬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一云數至然堯湯免親覩、上天鑠金石、群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愈、昨宵殷其雷、風過齊萬弩、復吹霾翳散、虛覺神靈聚、氣喝腸胃融、汗滋衣裳汙、一云偏吾衰尤拙計、一云計拙失望築場圃、

火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舊俗燒蛟一作蛇龍、驚惶致雷

雨爆嵌飈颸泣崩凍嵐陰昕羅落沸百泓根源皆萬古（一作太）青林一灰燼雲氣無處所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風吹巨焰作河棹（一作濯）騰（一作勝）煙柱勢欲焚昆侖光彌燃洲渚腥至焦長虵聲吼（一云吼牙）纏猛虎神物已高飛不見（一作只）石與土爾寧要謗讟憑此近熒侮薄關長吏憂甚昧至精主遂遷誰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臥江亭更深氣如縷

昕燄頳文彩狀又明也曹注謂沍寒之處亦爲火所崩迫故嵐陰亦著赫昕也按西京賦漸臺立于中央赫昕昕以弘敞善注埤蒼曰昕赤文也音斤火之焚山東向而嵐陰皆赤其義自明　雲氣高唐賦風止雨霽雲無處所　河棹漢皐詩話河棹應作河漢諸本皆誤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較熱退晚加小凉穩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衰年旅炎方、生意從此活、亭午減汗流、北鄰耐人聒、晚風爽烏匼、筋力蘇摧折、閉目踰十旬、大江不止渴、退藏恨雨師、健步聞一作供旱、魃、園蔬抱金玉、無以供採掇、密雲雖聚散、徂暑終一作經衰歇、前聖眘焚巫、武王親救暍、陰陽相主客、時序遞迴斡、灑落唯清秋、昏霾一空濶、蕭蕭紫塞鴈、南向欲行列、欻思紅顏日、霜露凍堦闥、胡馬挾彫弓、鳴弦不虛發、長鈚逐一作及狡兔、突羽當滿月、惆悵白頭吟、蕭條游俠窟、臨軒望山閣、縹緲安可越、高人煉丹砂、未念將朽骨、少壯跡頗疎、歡樂曾倏忽、杖藜風塵際、老醜難翦拂、吾子得神仙、本是池中物、賤夫美一睡、煩促

嬰詞箋、

烏匼　吳若本注匼𢄼武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帢以色別貴賤晉咸和中制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省皆白帢二官眞官烏紗帢作帢字書無匼字音恰

旱魃　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走行如風名曰魃注曰俗曰旱魃

救暍　帝王世紀武王自孟津還及于周見暍人王自左擁右扇之淮南子武王蔭暍人于樾下而天下懷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一作仙）意（一作竟）難候、此事終蒙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亭亭新粧立、龍駕具曾空（一作穹）、世人亦為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儉、白屋達公宮、膳夫翊堂殿、鳴玉凄房櫳、曝衣遍天下、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一作搔）瓜果中、初筵浥重露、日出甘所終（一作從）、嗟汝未嫁女、

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雖無姑舅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一云勿替丈夫雄

神光周處風土記七月七日其夜洒埽于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于河鼓織女言此二星神當會守夜者咸懷私願或云見天漢中有奕奕正白氣光耀五色以此爲徵應　鳴玉吳若本注晉稱康傳鳴玉殿省　曝衣宋卜子楊園苑疏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閣至七月七日宮女出后衣登樓曝之　蛛絲荆楚歲時記七夕人家婦女結綵樓穿七孔鍼陳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于瓜上者則以爲符應

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

大暑一作火運金氣，荆揚不知秋。林下有塌翼，水中無行舟。千室但掃地，閉關人事休。老夫一作大轉不樂，旅次兼

百憂蝮虵暮偃蹇空牀難暗投炎宵惡明燭況乃懷舊丘開襟仰內弟執熱露白頭束帶負芒刺接居成阻修何當清霜飛會子臨江樓載問大易義諷興一作咏詩家流蘊藉異時韋檢身非苟求皇皇使臣體信是德業優楚材擇杞梓漢苑歸騂騮短章達我心理爲一云待識者籌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凄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爲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

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
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臨池金壺記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東吳精李頎贈張顛詩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近時馮紹正能畫鷙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
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一作尚疾禁千里馬氣敵萬人
將憶昔驪山宮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
王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粉墨形似間識者一惆
悵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為君除狡兎會是翻一作飛
韝上
馮紹正歷代名畫記馮紹正開元中任少府監八年為戶部侍郎尤善鷹鶻雞雉盡其形態嘴眼脚爪毛彩俱妙曾于禁中畫五龍

堂亦稱其妙有解雲萬雨之感朱景玄名畫錄馮紹正善雞鶴龍水時稱其妙圖狀謝赫畫品畫有六法六傳移模寫是也張彥遠云顧愷之有摹搨妙法古時好搨畫十得七八亦有御府搨本謂之官搨十二扇盡搨馮監畫本也驪山津陽門詩注申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山黄鶻逸氣奇姿特異他等上愛之每校獵必置于駕前目為決勝兒酉陽雜俎目為快雲兒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

去水絕還波洩雲無定姿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
離別重相逢偶然豈定期送子清秋暮風物長年悲
豪俊貴勳業邦家頻出師相公鎮梁益軍事無子遺
解榻再見今用才復擇誰況子已高位為郡得固辭
難拒供給費愼哀漁奪私干戈未甚息紀綱正所持
泛舟巨石橫登陸草露滋山門日易久一云夕當念居者
思

相公大曆元年二月杜鴻漸鎮蜀明年六月入朝鶴曰此詩當是元年秋作按舊書杜亞傳杜鴻漸以宰相出領山劍副元帥以亞及楊炎並爲判官崔寧傳鴻漸注蜀日與判官楊炎杜亞縱觀高會擲鼓鏘鴻漸出蜀至嘉陵江與從事楊崖州杜亞輩登驛樓望月行觴謙語此詩所謂楊監者豈即崖州耶炎以元載敗貶道州司馬詩云況于巳高位爲郡得固辭則知炎爲判官正以道州司馬辟也炎傳不記其爲殿中監其爲鴻漸從事抑于別傳見之則史之闕遺多矣

贈李十五丈別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顛、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多病紛倚薄、少留改歲年、絕域誰慰懷、開顏喜名賢、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頗一作氣、合相與襟袂連、一日兩遣僕、三日一共筵、揚論展寸心、壯筭過飛泉、玄成美價存、子山舊業傳、不聞八尺軀、常受衆目憐、且爲辛苦行、葢被生事牽、北迴白帝棹、南入黔陽

天㵎公制方隅迴出諸侯先封内如太古時危獨蕭

然清高金莖露一作金掌露正直朱絲絃昔在堯四岳今

之黄潁川于邁恨不同所思無由宣山深水增波解

榻秋露懸客遊雖云久主要陳作亦思月再圓晨集風渚亭

醉操雲嶠篇丈夫貴知己歡罷念歸旋

子山周書庾信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既有盛才文並綺艷故世號爲徐庾體焉黔陽黔州唐地理志屬江南道本黔安郡天寶元年更名㵎公李勉肅宗初年爲梁州都督寶應元年建辰月兗項奴剌寇梁州勉棄郡走後歷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大曆二年來朝拜京兆尹李十五自陝中往訪正勉在江西時也南入黔陽天自黔取道之豫章也舊注云訪勉于梁州甚誤新書大曆十年拜工部尚書封㵎國公此詩已稱㵎公知新書誤也唐詩林李㵎公罷嶺南節度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水中張彥遠名畫記曾祖魏國公與司徒㵎公並佐霍國公關内三軍幕府㵎公博古多藝窮精蓄奇討論逸少經年共賞山泉謝傳蘭亭終日唯論書畫舊書勉坦率淡素好古尚奇清廉簡易爲宗臣之表解榻徐穉傳陳蕃爲太守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勉按察江西故用

嘯旨事 雲嶠篇 鄭南玭詩集 嘯嶠憶登臨

西閣曝日

凛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羲和流德澤、顓頊愧倚薄、毛髮具自和（一作私）肌膚潛沃若、太陽信深仁、衰氣歘有託、欹傾煩注眼、容易收病腳、流離（或作瀏漓）木杪（一作梢）猿、翩躚山巔鶴、用（一作刑）知苦聚散、哀樂日已作（一作亦已昨）、即事會賦詩、人生忽如昨（一作鋒）、古來遭喪亂、賢聖盡蕭索、胡為將暮年、憂世心力弱、

課伐木 并序

課隷人伯夷幸（一作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人日四根止、維條伊枚。正直挺然。晨征暮返。委積庭內。我

有藩籬，是缺是補，載伐篠蕩，伊仗(一作杖)支持，則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攛(一作撑)突(一作搪)，夔人屋壁，列(一作例)樹白菊(一作𦵏)，鏝為墻(一作牆)，實以竹，示式遏。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憂(一作害)害馬之徒，苟活為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一作文)誦。

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一作童)僕。清晨飯其腹(一作腸)，持斧入白谷。青冥曾巔後，十里斬陰木。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尚聞丁丁聲，功課日各足。蒼皮成委積(吳本作積委)，素節相照燭。藉汝跨小籬，當仗(一云杖一云材)苦(一云若)虛竹。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哭。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理體淨，蜂蠆不敢毒。虎穴連

里閭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客愼所觸舍西崖嶠壯雷雨蔚含蓄牆宇資屢脩衰年怯幽獨爾以孫子侍曹輕執熱爲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趙云長夏而待云秋光更有不盡之意爨人朱仲暉曰爨人正謂夔州人耳而山谷乃有黑月虎夔藩之語此頌又用爨僰狡獪既見僰爨光嚴獻自爲虬龍動蜺元無觸蠻不知山谷何所據也賢府主鶴曰當是柏都督

園人送瓜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柏公鎮夔國滯務茲一作養一掃食新先戰士共少及溪一作谿老傾筐蒲鴿青滿眼顏色好竹竿接嵌竇引注來鳥道沈浮亂水玉愛惜如芝草落刃嚼冰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蒂除仍看小

童（兒一作）抱東陵（漢一作）跡，蕪絕楚漢休，征討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

信行遠修水筒

汝性不茹葷，淸靜僕夫內。秉心識本（根一作）源，於事少滯礙。雲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廚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餐（食一作），貌赤媿相對。浮瓜供老病，裂餅嘗所愛。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高麗本作佩）。行諸直如筆，用意崎嶇外。

方士符（神仙傳：葛玄取一符投江中，順流而下；又取一符投江中，逆流而上；又取一符投江中，停立不動。須臾下符上，上符下，三符合一處，玄乃取之。）將軍蓋（古今注：曲蓋，太公所作。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爲曲蓋焉。戰國嘗以賜將軍。高麗刻草堂詩

作佩注引李貳師拔劍刀刺山石

泉飛佩字較差字爲穩宜從之

槐葉冷淘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廚、新麪來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資過熟、加餐愁欲無、碧鮮俱照筯、香飯兼苞蘆、經齒冷于雪、勸人投此、比一作珠、願隨金騕褭、走置錦屠蘇、又作廜廝路遠思恐泥、興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萬里露寒殿、開冰清玉壺、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

屠蘇吳若本注云廜也博雅廜廝庵也服虔通俗文屋平曰廜廝劉孝威結客少年場行插腰銅匕首障日錦屠蘇或以爲屠蘇酒非是 露寒上林賦過鳷鵲望露寒注云在雲陽甘泉宮外

行宮張望補稻畦水歸

東屯大江北。（大江一云沈）百（一作白）頃平若桉。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插秧適云已。引溜（一作流）加溉灌。更僕往方塘，決渠當斷岸。公私各地著。浸潤無天旱。主守問家臣，分明（一作朋）見溪伴。（伴一作畔）芊芊（一作芉芉）炯翠羽，剡剡（一作剡剡）生（一作向）銀漢。鷗鳥鏡裏來。關山雪邊看。秋菰成黑米，精鑿（一作穀）傳（一作傅）白粲。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終然添旅食。作苦期壯觀。遺穗及衆多。我倉戒滋蔓。

玉粒　拾遺記山名環丘上有方湖千里多大鵠高一丈銜飛于湖際採不周之粟于環丘之上生穖高五丈其粒皎然如玉　紅鮮　丁注江湖人謂江米曰紅鮮又曰一紅鮮謂顏色之鮮如霞也淮南吳越人有此

催宗文樹雞柵

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愈風傳烏雞，秋卵方漫喫。

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翮驅趁制不禁喧呼山腰宅課奴殺青竹終日憎（一作增　晉作帽）赤幘踏藉盤桉翻塞蹊使之隔牆東有隙（晉作閒敞）地可以樹高柵避熱時來（晉作沬）歸問兒所爲跡織籠曹其內令入不得擲稀問可（一作若）突過觜爪還汚席我寬螻蟻遭彼免狐貉厄應宜各長纵自此均勍敵籠柵念有修（一作近）近身見（一作知）損益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析不昧風雨晨亂離減憂慼其流則凡鳥其氣心匪石倚賴窮歲晏撥煩去（一作及）冰釋未似尸鄉翁拘留蓄阡陌

赤幘　射雉賦攜朱冠之赩赫向注云雉幘赤色故曰朱冠搜神記安陽城南有亭一書生明術數入亭宿夜中有著赤幘者來問亭主曰向赤幘者誰答曰西舍老雄雞父也　風雨　詩序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二章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尸鄉　列仙傳祝

雞翁者雒人也居戶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至千頭皆立名字欲引呼名即依呼而至後升吳山莫知所在

園官送菜 并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若苣馬齒、掩乎嘉蔬、傷小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比而作詩

清晨蒙（一作送）菜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愆實數、略有其名存、苦苣刺如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在（晉作自）中園、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荊棘暗長原、乃知苦苣輩、傾奪蕙草根、小人塞道路、為態何喧喧、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點染不易虞、絲麻雜羅紈、一經器（一作氣）物內、永挂麄刺痕、志士採紫芝、放歌避戎軒、畦丁負籠至、感動百慮端、

苦苣本草苦苣即野苣也今人家常食為白苣江外嶺南吳人無白苣常植野苣以供廚饌　馬齒圖經曰馬齒莧雖名莧類而苗葉與人莧輩都不相似陳藏器云陶以馬齒與莧同類按此二物厥類既殊合從別品　葵荏廣成頌桂荏鳧葵爾雅曰蘇桂荏方言曰蘇亦荏也爾雅曰茆鳧葵孫爾似蓴生水中今俗名水葵

上後園山脚

朱夏熱所嬰清旭一作旦步北林小園背高岡挽葛上崎崟曠望延駐目飄飄散疎襟潛鱗恨水一作川壯去翼依雲深勿謂地無彊劣於山有陰石欑遍天下水陸兼浮沉自我登隴首十年[illegible]經碧岑劍門來巫峽薄倚浩至今故園暗戎馬骨肉失追尋時危無消息老去多歸心志士惜白日久客[illegible]藉黃金敢為蘇門嘯庶作梁父吟

一山陰陳浩然注山北曰陰時賁亂九州分裂孰若山陰可以避亂也一石櫃杜田補遺唐韻曰櫃音原木名皮可食或云著本作堤石

原十年鶴曰公以乾元二年入蜀右至大曆二年爲十年

驅豎子摘蒼耳

江上秋已分林一作村中瘴猶劇畦丁告勞苦無以供日夕蓬莠獨不焦獨一作燋野蔬暗泉石卷耳況療風童兒且時摘一云童兒先時摘侵星驅之去爛熳任遠適放筐亭一作當午際洗剝相蒙冪登牀半生熟下筯還小益加點瓜薤間依稀橘一作本奴跡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籺窄飽食復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擲

蒙冪夢弼曰謂洗其土覆其毛以筐盛而巾覆之也

四佳詩之瀟洒之趣合一流而微加沉鬱之致

前半寫耗稻向畢後半言往問再促者一精深更見感慨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一作）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

東渚雨今足，竹閒粳稻香。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長。人情見非類，田家戒其荒。功夫競搰搰，除草置岸旁。穀者命之本（一云全生），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墾免亂常。吳牛力容易，並驅（去聲）動莫當（一云紛遊場）。豐苗亦已穊，雲水照方塘。有生固蔓延，靜一資隄防。督領不無人，提攜（一作挈）頗在綱。荊揚風土暖，肅肅候微霜。尚恐主守疏，用心未甚臧。清朝遣婢僕，寄語踰崇岡。西成聚必散，不獨陵我倉。豈要仁里譽，感此亂世忙。北風吹蒹葭，蟋蟀近中堂。荏苒百工休，鬱紆遲暮傷。

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

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爲霖、欲歸瀼西宅、阻此江浦深、壞舟百板圻、峻岸復萬尋、篙工初一棄、恐泥勞寸心、佇(一作倚)立東城隅、悵望高飛禽、草堂亂玄圃、不隔崑崙岑、昏渾衣裳外、曠絶同層陰、園甘長成時、三寸如黃金、諸侯舊上計、厥貢傾千林、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客居暫封殖、日夜偶瑤琴、虛徐五株態、側塞煩胸襟、焉得(一作能)輟兩(一作雨)足、杖藜出嶇嶔、條流數翠實、偃息歸碧潯、拂拭烏皮几、喜聞樵牧音、令兒快搔背、脫我頭上簪、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樹（晦菴作去）雨灑石壁來淒淒生餘寒殷殷兼出（一作山）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高鳥濕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珮爲誰哀侍臣書王夢（一作行雨事）賦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臺

翠龍（高唐賦蜺爲旌翠爲蓋）

雨二首

青山澹無姿白露誰能數片片水上雲蕭蕭沙中雨殊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渚佳客適萬里沉思情延佇挂帆遠色外驚浪滿吳楚久陰蛟螭出寇盜（一云冠蓋）復幾許

說雨次第八
神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迴風起淸曙(一作曉)萬象萋已碧落落出岫雲渾渾倚天石日假何道行雨含長江白連檣荊州船有士荷矛戟南防草鎭慘霑濕赴遠役羣盜下辟山總戎備强敵水深雲光廓鳴櫓各有適漁艇息(一作自)悠悠夷歌負樵客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

晚登瀼上堂

故躋瀼岸高頹免崖石擁開襟野堂豁繫馬林花動雉堞粉如雲山田麥無壠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涌四序嬰我懷羣盜久相踵黎民困逆節天子渴垂拱所思注東北深峽轉修聳衰老自成病郎官未爲冗

夷其望呂葛不復夢周孔濟世數嚮時斯人各枯冢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安得隨鳥翎迫此懼將恐斯人蓋指房琯張鎬嚴武之流公所相期濟世者也

又上後園山脚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嶽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一云北荒朱崖著毫髮碧海吹衣裳蓐收困用事玄冥蔚强梁逝水自朝宗鎮各各其方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非關一作北關風露凋曾是戍役傷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疆朝廷任猛將遂奮戎園場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龜蒙不復見況乃懷舊一作故鄉肺萎屬久戰骨出熱中腸憂來杖匣劔更上林北岡瘴毒猿鳥落峽乾

南日黃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旁不及祖父塋纍纍塚相當

蓐收玄冥 蓐收金神西方也玄冥水神北方也窮秋之時蓐收將退而玄冥方來喻長安漸凋敝而祿山方强梁于范陽也

雨

山雨不作泥江雲薄爲霧晴飛半嶺鶴風亂平沙樹明滅洲景微隱見巖姿露拘悶出門遊曠絕經目趣消中日伏枕卧久塵及屨豈無平肩輿莫辨望鄉路兵戈浩未息蛇虺反相顧悠悠邊月破鬱鬱流年度鍼灸阻朋曹糠籺對童孺一命須屈色新知漸成故窮荒益自卑飄泊欲誰訴尩羸愁應接俄頃恐違迕一作危

迮浮俗何萬端幽人有獨吳作高步龐公竟獨往尚子終罕遇宿留洞庭秋天寒瀟湘素杖策可入舟送此齒髮暮

宿留讀昔宿留海上師古曰有所須待也

甘林

捨舟越西岡入林解我衣青芻適馬性好鳥知人歸晨光映遠岫夕露見日晞遲暮少寢食清曠喜荆扉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一云或違試問甘藜藿未肯羨輕肥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勿矜朱門是陋此白屋非明朝步鄰里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斂數脫粟爲爾揮相攜行荳田秋花靄菲菲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

幾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主人長跪問戎馬何時稀我衰易悲傷屈指數賊圍勸其死王命慎莫遠奮飛

雨

行雲遞崇高飛雨靄而至潺潺石間溜汩汩松上駛亢陽乘秋熱百穀皆一作亦已棄皇天德澤降焦卷有生意前雨傷卒暴今雨喜容易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氣佳聲達中宵所望時一致清霜九月天髣髴見滯穗郊扉及我私一云溥甚我圃日蒼翠恨無抱甕力庶減臨江費吳若本注峽內無井取江水喫

種萵苣并序

旣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萵苣向二旬矣而苣不甲坼伊人一作獨野莧青青傷時君子或晚得微祿轗軻不進因作此詩

陰陽一錯一作屯亂驕蹇不復理枯旱于其中炎方慘如燬植物半蹉跎嘉生將已矣雲雷欻奔命師伯集所使指麾赤白日澒洞青光一作雲色起雨聲先已一作以風散足盡西靡山泉落滄江霹靂猶在耳終朝紆颯沓信宿罷瀟灑堂下可以畦呼童對經始苣兮蔬之常隨事藝其子破塊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旬不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莧迷汝來宗生實於此此輩豈無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戶庭毀因知邪干正掩抑

逐層說節宲 正以觸目驚 比興之意

至沒齒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己擁塞敗芝蘭衆多盛荆杞中園陷蕭艾老圃永爲耻登于白玉盤藉以如霞綺莧也無所施胡顏入筐篚

人莧（圖經莧實即人莧也莧有六種入藥者人白二莧）宗生（吳都賦宗生高岡族茂幽阜）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一云及歸）旁舍未曾嗔老病忌（一作恐）拘束應接喪精神江村意自（[illegible]）放林木心所欣秋耕屬地濕山雨近甚勻冬菁（[illegible]）飯之半牛力晚（一作耕牛）來新深耕種數畝未甚後四鄰嘉蔬既不一（[illegible]）名數頗具陳荆巫非苦寒採擷接青春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芹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一作及）筋一步再流

血尚經一作驚蹭蹬勤三步六號叫志屈悲哀頻鸞凰不相待側頸訴高旻杖藜俯沙渚為汝鼻酸辛

白鵠古樂府艶歌何嘗行一日飛鵠行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五五羅列成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躊躇顧羣侶淚下不自知夢弼曰此詩全用古樂府艶歌行四解之意

杜工部集卷之六

季振宜滄葦校